

向历史致敬

——《长江文艺装帧艺术再发现》读后

□高晓晖



《长江文艺》1949年6月创刊号封面。封面作品为军旅木刻家师群和版画家徐立森合作完成的木刻《修火车》。



《长江文艺》1973年5月号插图。1973年5月9日用跨页版面刊发了唐小禾的油画《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是全国最早刊发该画作的刊物。

为了给《长江文艺》创刊7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陈俊用了整整3年时间，完成了《长江文艺装帧艺术再发现》(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创作。这3年时间，陈俊满怀激情，徜徉在《长江文艺》70年的历史时空里，搜寻、捕捉、发现每一期刊物在美术、装帧、设计艺术方面的精彩呈现，同时也搜寻、捕捉、发现每一期刊物背后已经被时间的烟尘所遮蔽的关于美术编辑、画家、美术设计师的精彩故事。所以，他的书稿既可以看成是一部生趣盎然的关于装帧艺术的学术专著，又可以看成一部思辨色彩很浓的学术随笔集。学理、故事和激情，使陈俊的书稿格外赏心悦目。

品读《长江文艺装帧艺术再发现》一书，在我看来，应该有如下四大看点：

一是“看图写话”。陈俊以“看图写话”的方式结构全书，图文并茂，清晰明快，一目了然。选图70幅，是《长江文艺》70年装帧艺术的实证，更是关于期刊美术或者期刊装帧设计话题的引子，每一幅图都有特别的代表意义，有的是讲述美术作品，有的是讲述画家故事，有的是点评美术作品的类别，有的是阐释装帧艺术类型。点评的美术作品，包括版画、中国画、油画、水粉画、手指画、漫画、速写、年画、雕塑、摄影等，论及的装帧艺术类型则包括了封面、目录、版式、题图、题花、插画、插图、字体设计、开本设计、刊徽设计、广告设计、新媒体设计、文学活动仪式设计等，70幅图70个话题，既明确区分又相互关联，充分体现了陈俊美术设计的专业素养和驾驭史料的能力。

二是“红线串珠”。《长江文艺装帧艺术再发现》实际上是一部简明的《长江文艺》创刊70年装帧设计艺术史。陈俊以史为经以事为纬，对《长江文艺》70年装帧艺术做了全面的回顾、梳理和点评，“史”是贯穿全书的红线。其中，《长江文艺》70年办刊史是一条主线，这条主线背后，还有两条副线，分别是新中国70年发展史和中外美术发展史。陈俊对装帧艺术的言说始终不离开《长江文艺》70年装帧艺术发展的史实，但并不拘泥于史实说话，因此，陈俊在评说人物和作品时，不只是就事论事，而是生发开去，结合时代背景，将人物的生平叙述饱满，以美术史为参照，将作品定位阐释精准。比如“凝固的史诗”一节，指认的是汪良田的雕塑作品

《在毛主席身边》，但言说的却是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陈俊不仅对《长江文艺》70年刊发的历史题材美术作品进行了点评，同时对当代中国美术界历史题材创作的发展脉络作了回顾，认为“历史题材美术作品给刊物带来了全新的办刊思路”。

三是“以案说法”。陈俊在书中不仅要呈现《长江文艺》70年装帧艺术的史迹，他还要对装帧艺术进行理论阐释。也正是这种艺术阐释更强化了书稿的学术色彩。比如字体设计，案例是张简先生的《邂逅》(1980年5月号)，阐释的重点却是字体设计在现代装帧设计中的地位和作用。陈俊说：“字体就像声音一样，根据不同字体的形状以及它们之间的搭配组合而产生的变化，会感觉到似各种各样的音色组成的交响曲。”

四是“情动于中”。《长江文艺装帧艺术再发现》写作的初衷就是为《长江文艺》创刊70周年献礼，就是向《长江文艺》70年的发展历史致敬，因此，陈俊作为《长江文艺》的办刊人，对《长江文艺》饱含深深的敬仰之情，对《长江文艺》70年装帧艺术发展做出奉献的前辈艺术家充满敬意。陈俊很清醒地觉悟到，“70年的办刊历史，700多期刊物，数十万个版面，近万幅美术作品，数以千计的画家和设计师，《长江文艺》俨然是一座艺术的宝库，在即将迎来70周年华诞之际，等待我们拭去历史的尘埃，让那些恒久的艺术光芒，照亮刊物未来前进的方向。”陈俊发现，《长江文艺》虽然不是专业美术刊物，“却能把最能够代表时代艺术特征和最新创作成果的高质量



《长江文艺》1954年2月号插图。插图由恽忻荪、刘政德合作的年画《唱个山歌送代表》。

文学作品与美术作品放在同样的艺术高度来考量，发现并及时刊登了这些在未来中国画坛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艺术佳作”。《长江文艺》总是走在时代艺术潮流的前列，总是“以一种近距离零时差的方式”全程参与当代艺术的演进和发展。

《长江文艺装帧艺术再发现》是陈俊第一部以期刊装帧艺术为主题的学术专著，以个人陋见，专题研究一家文学期刊的装帧艺术史，这在研究期刊装帧艺术的著作中，即便不是惟一的，也应该是极为稀少的。原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协壁画艺术委员会主任唐小禾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说：“《长江文艺》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它完整地记录了这么多年来湖北美术发展的进程和演变。陈俊也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把《长江文艺》70年来的美术作品重新梳理呈现给读者，非常有意义。”

这部书稿虽然局限于《长江文艺》装帧艺术，但从中也再一次见证了陈俊多年来执著于装帧艺术求索求新的追求和努力。陈俊说，“变化再大，办刊人总还是不愿意早早地掉进历史的故纸堆里。这样看来，惟一要做的，是那本最好的刊物，永远在出刊的路上，只有这样，目光和身躯才是向前的。”基于陈俊这样的觉悟和决心，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陈俊会以这部书稿为奠基，在未来的日子里一步步构筑起他理想中的艺术大厦。

捕梦者的“无尽藏”

——由舒文治小说集《永生策划师》引发的私囿

□沈念

“小说是要追随梦境的逻辑。”这句话是石黑一雄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说的。读舒文治新出的小说集《永生策划师》，回想这些年来看过他的一些小说，感觉的留痕便想起所引的这句话。

据我所知，舒文治热衷于梦境的收集，把梦变成解剖标本，偏好那些“梦之书”，比如《哈扎尔辞典》，当年他写过这本奇书的索读，将它视为“梦的立体长卷”与“梦的结构大全”，一个集梦的意义和路径的迷宫。在那座迷人也令人迷失的宫殿里，梦是彼此相连相通的，而又分岔分叉。他的梦想或许是，成为那里的捕梦者。比如多年前他对我散文创作质地的认定与辨明，评论名曰《梦幻从生的写作可以走多远》，我从中嗅察到此人与我的气息有着多重同类项可合并。又比如，他索性在书写中多次提到梦境和关于梦的字眼，甚至挑明：“看到了梦中的商机……专门生产吕翁牌梦枕，专治天下失眠症，还定制个性化美梦，要想梦见什么就有什么，按梦的愉快和惊险程度收费。”他是在写作中削减现实的笨重，也是在不确定的方式探求梦想与宿命冲撞中的落脚生根之地。

写作者也是命定的梦想者，以文字织网，捕捉时代之梦和个人之梦，发现梦与想象相生的奥秘，坚信梦境的层构对应着灵魂的梯级。舒文治便是这样的梦想写作者。他目光深沉而明亮，包容而悲悯，再坚硬的现实也能被他切割成构梦的材质，更深的创痛他亦能找到以梦疗伤的秘方。最重要的是，他决不放弃梦想，身处驳杂的现实处境，他为梦想朝圣的持守，为自由穿行而牺牲的种种，理应

获得诸多同道中人的致敬。

但他创作的原料并非纸上烟云，亦非过度幻想的产物，它们均来自他钟爱的一个类似本体母体之物——息壤——生生不息的泥土，孕育着神话与现实，他小说的生成码便包含其中。他写小说的执念很有趣，要“借点息壤给清都”，他写了清都的风俗风物、人情世故、人物百态。大地生成的故事是无尽的，讲故事的方法也该与之相适应的有着不可穷尽性。舒文治对“无尽藏”很着迷，他着迷那块亦虚亦实的土地，也津津乐道大地上生出的虚实成趣的套盒式故事，他拓展了故事的场域，以凌虚放飞的姿态奔向故事难以涵括的梦境，远游到了集梦空间。从现实到梦境，从故事到幻想，他找到了他熟悉的每一块垒砖的密道，轻而易举就穿“墙”而过。小说集中的14篇，几乎每篇都用了“空空妙手”的那一手，也实现了卡尔维诺所称道的好小说该有的“轻盈一跃”。

《无双头案》是一个丰富的文本，考验诸位理想读者。我不知该如何描述文本带给我的穿刺般的感受。也许唯有读者挺身而出，越过看似咫尺却是天涯远的山丘，这股跋涉，虽会多些辛劳，但会帮你酿造生活之“蜜”。这“蜜”，是对“双生”(生活与生命)多出的切肤之痛、幻灭之愧、顿悟之悟。

不去探讨那个具体却隐晦的案子(故事)，单说讲述者的身姿，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写作者身上燃烧的勃勃生机。他通过一个插入的元文本《衣鱼穿楼记》，来暗示他的小说美学趣味，借一只书虫的口气，虚构了一部《影山志》：



“这是一套由十数册组成的野心勃勃的大部头，编者真是贪大求全，设想在考古纪年、皇帝纪年、民国纪年、公元纪年的历史框架内，通过地理风貌、国县沿革、宗族流变、风景盘点、寺庙庵观、衣食住行、工具技艺、民风民俗、歌舞戏曲、游艺竞技、术数风水、奇闻轶事、人物传记、方言俚语等等可观之象、可记之事、可述之人来撰写影山之全景全息，其用心之苦诣、搜罗之周密、编排之考究、资料之翔实，令我刚去时，觉得进了一座周盘十万八千里的大山，物产丰饶，一应俱全，就是我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也不愁锦衣玉食、广厦通衢，可以安然享用。可我表达了一种写实入虚

的地方志的追求：久了，用我见多识广的口语一检索，于包罗万象之中，我看出了一大疏漏，《影山志》里只有物象之符、成像之影，它们枕藉一片，彼此交错，貌似真相在我，我即历史之实，实则幻影相生，在层层幻影里能有真相吗？衣鱼的质疑声里，似有“无尽藏”，是一个文字工作者的困惑与怀疑，也是小说的探寻之道，拆解之机，重构的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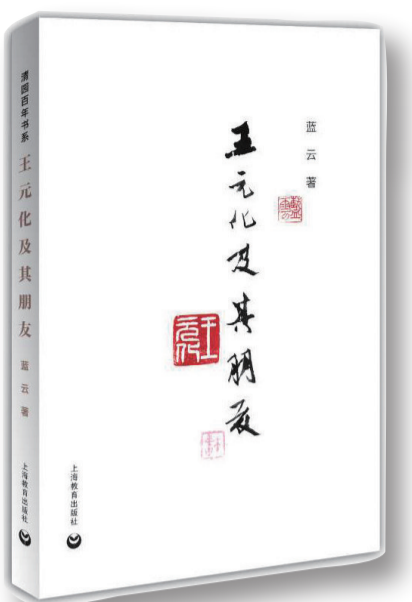
地方志，被舒文治重新定义，继而又被另类书写，在某种意义上，《影山志》也是清都县志，一部由实入虚的地方志，一个新创造的复合文本，《永生策划师》肯定是其中一部分。衣鱼的复眼和口器，未尝不是舒文治关于观察与写作的隐喻呢？我认为，《衣鱼穿楼记》隐藏着他的小说观乃至宇宙观，地上地下的万物，包括他们的影子与遗骸，在他的笔下，会重新集结，赋予灵犀，活脱脱而出，便成了一个大千世界，息壤生出的清都。这，可能是阅读与考察《永生策划师》的密钥。

洋洋50余万字的这部集子，我更愿意将它看成是舒文治在“清都王国”梦游的开始，水银泻地，大象初生，梦的空间向四面八方敞开。屈原开创的由现实国度飞越到幻想灵界的灵魂旅行，在湘楚大地上一直绵延不绝，呈现一个现在进行的时态，舒文治的写作便是这一“旅行时态”的赓续，本质上，这是一种诗性写作，从生活底层提炼出“崇高诗意”；亦可视为借越式的写作，所谓“对固态小说的冒犯和对小说边界的侵犯”。他的低调和沉默中隐藏着写作的极大野心和信心。这与他早年从事的独到的评论写作有关。慧眼早已看清迷官万千路径中从此端走向彼端的那一条，也了然于胸地按照不存在的方式建构无规则形状的宫殿。奇妙也就在于，榫卯件又恰到好处地镶嵌成功，稳如群山，层林尽染，仿如时间风蚀处有引吭者发出深情歌唱。

新书品荐

特约撰稿:李林荣

《王元化及其朋友》,蓝云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今年是王元化先生(1920—2008)诞辰100周年。作为一份特别的纪念,他的弟子和后辈友人筹划推出全套4册的“清园百年书系”。其中之一,就是这本《王元化及其朋友》。随后即出的,还有另外3本——《王元化传》《王元化年谱》《王元化学思通义》。传记、年谱和学思评析,都展现出足够的学术色彩。而资料的搜集爬梳和理念的分析演绎,总以严明整饬为基本追求。成文成书之后,到了读者面前,也不言而喻,会要求一种与写作方式对等的正襟危坐、屏气以待的阅读姿态。《王元化及其朋友》与此不同,它整本所收都是写人记事散文,细节清晰详切,笔触明快洗练,读来面目可亲,如坐春风。

作者蓝云,是王元化青年时期的革命战友、中年以后的同事蓝瑛的女儿,曾长期从事教育和报刊编辑工作,自小就和王元化一家非常熟悉。用她本人的话说,她对王元化先生和夫人张可阿姨的敬爱,不亚于对自己父母的感情。1990年代中期,按照王元化先生和作者母亲商量好的安排,作者开始参与王元化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日常事务助理工作。《王元化及其朋友》里的22篇散文所追述的,正是作者亲身见证的王元化晚年友情生活的闪光点。

开篇的《如父、如师、如友,岁月悠悠忆当年》一文,对作者到先生身边工作14年的全过程做了深情回顾。文中,在叙述先生给作者诸多关怀和教诲的具体事例的同时,还穿插了垂暮之年的先生在持论作文方面删繁就简、一丝不苟,在提携后进、呵护年轻人方面既严格又热情的种种生动细节。《琐忆先生》则集中呈现王元化先生思想旨趣和生活习惯上的个性风采。从先生平居闲谈和书信著述中,提炼出来做小标题的“并不是所有的花都美”“我这个人从来不吃甜食”“希望年轻一代能跨越我们”等话语,使之与相应的生活片段忆述,瞬间迸发出一层精神光热。《日记最后一年的元化先生》摘录作者38则日记,留存进入生命倒计时阶段的先生生活剪影:老病无奈,壮心不已,与不同的探视者就不同的学术和时事话题深谈纵论,尽显将帅终于战阵、师者殁于教席的从容决绝气度。

《老兄弟秉初秋》《一封书信结的终身友谊——先生和我父亲蓝瑛》《不打成交的林毓生》《一面之交“无”期——记林同奇先生》这4篇,是关于王元化和他同辈人友情往还的描述。交情或有深浅,诚挚并且坦率、方正而又宽容的待友之道,却始终如一。对此,在《心灵相契的朱维铮》《无话不谈的李子云》《天涯候鸟“邵东方”》《阳光大男孩汪丁丁》《来自东瀛的中国学者李庆》《四年,思念到永远——记先生和夏中义》《“听戏知音”翁思再》《走近顾准——先生和高建国》《偶入王门的吴琦幸》《“较真我直率的弟子”胡晓明》《“徒孙”钱钢》《伯乐相马——先生和吴洪森》等文中,王元化先生和弟子以至再传弟子一辈的年轻朋友相处的记录,有更多面向的体现。

作为一位饱尝宦海浮沉和世事沧桑意味的老革命、老学者,走向人生终途的王元化先生,面对1990年代到新世纪之初风云起落的大时代变局,格外清醒地担当起了思想探索者的社会角色和学术使命。他警觉和反思的,是百年来在社会认知和学术文化各层面的潮流和风尚中,都一直长盛不衰的“意图伦理”。在实际生活中,他也把这种反思意识贯彻到了自己的个性层面,时时警醒和调整自己待人接物的进退取舍。从这个意义上看,《王元化及其朋友》里的真切写照,不仅具有存真留念、怀旧抒情的文学或纪传的价值,也有为学界士林的后起者提供生活镜鉴和品行参照的价值。

《小说鉴赏》,〔美〕克林斯·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编著,主万、冯亦代、草婴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由美国新批评理论的代表人物布鲁克斯(1906—1994)和诗人兼批评家沃伦(1905—1989)主编的《小说鉴赏》(Understanding Fiction),在中国已经流行甚广。1943年,它的英文原版在美国问世。1979年推出第三次修订版。以此为底本的第一个中译本,于1986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一个英文引进版(封面中文书名标为《理解小说》)于2004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2006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又推出了第一个中英双语对照版。2019年12月新出这一版,应该算是它的第二个双语对照版。

就文本内容和译者队伍而言,后面这几版都同样依托着1979年的第三次英文修订版和1986年的第一个中译本。书前两位编者合写的短序说得明白,这原是一部供教学用的小说作品选。像其他教科书一样,它的宗旨是为了帮助读者形成有关小说的一些原则性认识。两位编者本身都不是纯粹空对空地摆弄概念游戏的理论家,尤其沃伦,在以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教学及研究闻名的同时,更是诗歌创作领域的一流名家。因而他们深谙创作实践中并无一定之规或刻板章法的道理。对于这部用做教材的小说选,他们共同寄予的教学目的,只是使它多少能够显露出历史上写得成功的那些小说的一点真谛。他们把这一点,概括为“小说与过得富有意义的生活的关系”。如同新批评的理论方法和代表人物常被我们所误解的那样,文本的形式及其修辞技术才应该是其兴趣所在,至于创作和生活关系,那应该是深浸在文学、社会学的思维和认识传统中的我们,才会特别关心、特别重视的。

事实并非如此,甚至恰好相反。《小说鉴赏》就是一个确凿的实证。它的51篇出自美、英、爱、俄、法、意各国19世纪以来文学名家之手的选文,和前33篇文后所附的讨论和思考题,还有覆盖在这些讨论和思考题之上的“小说的意图与要素”“情节”“人物性格”“主题”“小说与人生经验”等章节标题,以及每章开头的题解,都可以充分表明:小说艺术的技巧生成和表现效果,都有深刻复杂的心理根据和生活经验来源可寻。这种几乎在肯定“意图谬误”和“谅解”“释义歧见”的观点,仿佛是1970年代末新批评在式微中趋向转型和融合之际的一个现场信号。而映衬其后的,是一种在与时俱进中变得极具弹性和包容性的小说文体现。正像编者们在书第一章的题解中所说:“小说追溯到史前史,它体现了我们的某些最为深切的需要与利益,这是很恰当的。不过还要提醒自己,小说经过多少年代,已经成为一种综合的艺术,正如西斯廷教堂中米开朗琪罗的壁画不同于史前洞穴中的动物绘画那样,它已不同于炉灶故事,这也是很恰当的。”